

红楼梦

中国古典文学卷

主 编 韩作黎
副主编 赵惠中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二)



曹雪芹、高鹗 著
(清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4
C
C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中国古典文学卷

44B-6

红 楼 梦

(五)

[清] 曹雪芹、高鹗 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/(清)曹雪芹,(清)高鹗著.-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1997.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:中国古典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红… II.①曹… ②高… III.长篇小说:古典小说:章回小说
-中国-清代 IV.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66 号

红楼梦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1-5100 套

ISBN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第五十回

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

话说薛宝钗道：“倒底分个次序，让我写出来。”说着，便令众人拈阄为序。起首恰是李氏，然后按次各各开出。凤姐道：“既这样说，我也说一句在上头。”众人都笑起来了。说：“这样更好了。”宝钗将“稻香老农”之上补了一个“凤”字，李纨又将题目讲与他听。凤姐想了半日，笑道：“你们别笑话我。我只有个一句粗话，可是五个字的。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越是粗话越好，你说了就只管干正事去罢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想下雪必刮北风，昨夜听见一夜的北风，我有一句，这一句就是‘一夜北风紧’。使得使不得，我就不管了。”众人听说，都相视笑道：“这句虽粗，不见底下的，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，不但好，而且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。就是这句为首，稻香老农快写上，续下去。”凤姐儿和李婶娘平儿又吃了两杯酒，自去了。这里李纨便写了：

一夜北风紧，

自己联下去道：

天门雪尚飘。入泥怜洁白，

香菱道：

匝地惜琼瑶。有意荣枯草，

探春道：

天心饰菱苗。价高村酿熟，

李绮道：

年稔府梁饶。葭动灰飞管，

李纹道：

阳回斗能杓。寒山已失翠，

岫烟道：

冻满不生潮。易挂疏枝柳，

湘云道：

难堆破叶蕉。麝煤融宝鼎，

宝琴道：

绮袖笼金貂。当夺窗前镜，

黛玉道：

香粘壁上椒。斜风仍故故，

宝玉道：

清梦转聊聊。何处梅花笛？

宝钗道：

谁家碧玉箫？鳌愁坤轴陷，

李纨笑道：“我替你们看热酒去罢。”宝钗命宝琴续联。只见湘云起来道：

龙斗阵云销。野岸回孤棹，

宝琴也联道：

吟鞭指灞桥。赐裘怜抚戍，

湘云那里肯让人？且别人也不如他敏捷，都看他扬眉挺身的道：

加絮念征徭。拗垓审夷险，

宝钗连声赞好，也便联道：

枝柯怕动摇。皑皑轻趁步，

黛玉忙联道：

剪剪舞随腰。苦茗成新赏，

一面说，一面推宝玉，命他联。宝玉正看宝钗、宝琴、黛玉三人共战湘云，十分有趣，那里还顾得联诗？今见黛玉推他，方联道：

孤松订久要。泥鸿从印迹，

宝琴接着联道：

林斧或闻樵。伏象千峰凸，

湘云忙联道：

盘蛇一径遥。花缘经冷结，

宝钗与众人又都赞好。探春联道：

色岂畏霜凋。深院惊寒雀，

湘云正渴了，忙忙的吃茶，已被岫烟抢着联道：

空山泣老鸱。阶墀随上下，

湘云忙丢了茶杯，联道：

池水任浮漂。照耀临清晓，

黛玉忙联道：

缤纷入永宵。诚忘三尺冷，

湘云忙笑联道：

瑞释九重焦。僵卧谁相问，

宝琴也忙笑联道：

狂游客喜招。天机断縞带，

湘云又忙道：

海市失鲛绡。

黛玉不容他道出，接茬便道：

寂寞封台榭，

湘云忙联道：

清贫怀箪瓢。

宝琴也不容情，忙道：

烹茶水渐沸，

湘云见这般，自为得趣，又是笑，又忙联道：

煮酒叶难烧。

黛玉也笑道：

没帚山僧扫，

宝琴也笑道：

理琴稚子挑。

湘云笑弯了腰，忙念了一句，众人问道“到底说的是什么？”

湘云道：

石楼闲睡鹤，

黛玉笑得握着胸口，高声嚷道：

锦罽暖亲猫。

宝琴也忙笑道：

月窟翻银浪，

湘云忙联道：

霞城隐赤标。

黛玉忙笑联道：

沁香梅可嚼，

宝钗笑称：“好句！”也忙联道：

淋竹醉堪调。

宝琴也忙道：

或湿鸳鸯带，

湘云忙联道：

时凝翡翠翘。

黛玉又忙道：

无风仍脉脉，

宝琴又忙笑联道：

不雨只潇潇。

湘云伏着，已笑软了。众人看他三人对抢，也都不顾作诗，看着也只是笑。黛玉还推他往下联，又道：“你也有才尽力穷之时！我听听还有什么舌头嚼了！”湘云只伏着在宝钗怀里，笑个不住。宝钗推他起来，道：“你有本事，把‘二萧’的韵全用完了，我才服你。”湘云起身笑道：“我也不是作诗，竟是抢命呢。”众人笑道：“倒是你自己说罢。”探春早已料定没有自己联的了，便早写出来，因说：“还没收住呢。”李纨听了，接过来便联了一句道：

欲志今朝乐，

李纨收了一句道：

凭诗祝舜尧。

李纨道：“够了，够了。虽没作完了韵，腾挪的字，若生扭了，倒不好了。”说着，大家来细细评论一回，独湘云的多，都笑道“这都是那块鹿肉的功劳。”

李纨笑道：“逐句评去，却还一气，只是宝玉又落了第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原不会联句，只好担待我罢。”李纨笑道：“也没有社社担待的！又说‘韵险’了，又整误了，又‘不会联句’。今日必罚你。我才看见栊翠庵的红梅有趣，我要折一枝来插瓶。可厌妙玉为人，我不理他。如今罚你取一枝来插着玩儿。”众人都道：“这罚的又雅又有趣。”

宝玉也乐为，答应着就要走。湘云黛玉一齐说道：“外头

冷得很。你且吃杯热酒再去。”于是湘云早执起壶来，黛玉递了一个大杯，满斟了一杯。湘云笑道：“你吃了我们这酒，要取不来，加倍罚你。”宝玉忙吃了一杯，冒雪而去。

李纨命人好好跟着。黛玉忙拦说：“不必。有了人，反不得了。”他纨点头道：“是。”一面命丫环将一个美女簪肩瓶拿来，贮了水整备插梅。因又笑道：“回来该吟红梅了。”湘云忙道：“我先作一首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今日断不容你再作了，你都抢了去，别人都闲着了没趣。回来罚宝玉，他说不会联句，如今就叫他自己作去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这话很是。我还有主意：方才联句不够，莫若拣那联得少的人做红梅诗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这话极是，方才邢、李三位屈才，且又是客，琴儿和颦儿、云儿他们抢了许多，我们一概都别作，只他们三人作才是。”李纨因说：“绮儿也不大会作，还是让琴妹妹罢。”宝钗只得依允。又道：“就用‘红梅花’三字做韵，每人一首七言律：邢大妹妹做‘红’字，你们李大妹妹做‘梅’字，琴儿做‘花’字。”李纨道：“饶过宝玉去，我不服。”湘云忙道：“有个好题目命他作。”众人问何题，湘云道：“命他就作‘访妙玉乞红梅’，岂不有趣？”众人听了，都说：“有趣！”

一语未了，只见宝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红梅进来，众丫环忙已接过，插入瓶内，众人都过来赏玩。宝玉笑道：“你们如今赏罢，也不知费了我多少精神呢。”说着，探春早又递过一盅暖酒来。众丫环上来接了蓑笠掸雪。各人房中丫环都添送

衣服来，袭人也遣人送了半旧的狐腋褂来。李纨命人将那蒸的大芋头盛了一盘，又将朱橘、黄橙、橄榄等物盛了二盘，命人带与袭人去。

湘云且告诉宝玉方才的诗题，又催宝玉快作。宝玉道：“好姐姐好妹妹们，让我自己用韵罢，别限韵了。”众人都说：“随你作去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大家看梅花。原来这一枝梅花，只有二尺来高，旁有一枝纵横而出，约有二三尺长，其间小枝分歧，或如蟠螭，或如僵蚓，或孤削如笔，或密聚如林，真乃花吐胭脂，香欺兰蕙，各各称赏。谁知岫烟、李纹、宝琴三人都已吟成，各自写了出来。众人便依“红”“梅”“花”三字字序看去，写道：

赋得红梅花

桃未芳菲杏未红，冲寒先喜笑东风。
魂飞庾岭春难辨，霞隔罗浮梦未通。
绿萼添妆融宝炬，缟仙扶醉跨残虹。
看来岂是寻常色，浓淡由他冰雪中。

又

白梅懒赋赋红梅，逞艳先迎醉眼开。
冻脸有痕皆是血，酸心无恨亦成灰。
误吞丹药移真骨，偷下瑶池脱旧胎。
江北江南春灿烂，寄言蜂蝶漫疑猜。

又

疏是枝条艳是花，春妆儿女竞奢华。

闲庭曲槛无余雪，流水空山有落霞。

幽梦冷随红袖笛，游仙香泛绛河槎。

前身定是瑶台种，无复相疑色相差。

众人看了，都笑着称赞了一回，又指末一首更好。宝玉见宝琴年纪最小，才又敏捷。黛玉、湘云二人斟了一小杯酒，齐贺宝琴。宝钗笑道：“三首各有好处，你们两个天天捉弄厌了我，如今又捉弄他来了。”

李纨又问宝玉：“你可有了？”宝玉忙道：“我倒有了。才一看见这三首，又唬忘了。等我再想。”湘云听说，便拿了一枝铜火箸击着手炉，笑道：“我击了，若鼓绝不成，又要罚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已有了。”黛玉提起笔来，笑道：“你念，我写。”湘云便击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一鼓绝。”宝玉道：“有了，你写罢。”众人听他念道：

酒未开樽句未裁

黛玉写了，摇头笑道：“起得平平。”湘云又道：“快着！”宝玉笑道：

寻春问腊到蓬莱。

黛玉湘云都点头笑道：“有些意思了。”宝玉又道：

不求大士瓶中露，为乞嫦娥槛外梅。

黛玉写了，摇头说：“小巧而已。”湘云将手又敲了一下，宝玉笑道：

入世冷桃红雪去，离尘香割紫云来。

槎枒谁惜诗肩瘦，衣上犹沾佛院苔。

黛玉写毕，湘云大家才评论诗。又见几个丫环跑进来道：“老太太来了！”众人忙迎出来，大家又笑道：“怎么这等高兴？”说着，远远见贾母围了大斗蓬，带着灰鼠暖兜，坐着小竹轿，打着青绸油伞，鸳鸯琥珀等五六个丫环，每人都是打着伞，拥轿而来。李纨等忙往上迎，贾母命人止住，说：“只站在那里就是了。”来至跟前，贾母笑道：“我瞒着你太太和风丫头来了。大雪地下，我坐着这个无妨，没有叫他娘儿们晒雪。”众人忙一面上前接斗蓬，搀扶着，一面答应着。

贾母来至室中，先笑道：“好俊梅花！你们也会乐，我也不饶你们。”说着，李纨早命人拿了一个大狼皮褥子来，铺在当中，贾母坐了。因笑道：“你们只管照旧玩笑吃喝。我因为天短了，不敢睡中觉，抹了一会牌，想起你们来了，我也来凑个趣儿。”李纨早已捧过手炉来，探春另拿了一付杯箸来，亲自斟了暖酒奉与贾母。贾母便饮了一口，问：“那个盘子是什么东西？”众人忙捧过来，回说是糟鹌鹑。贾母道：“这倒罢了，撕一点子腿儿来。”李纨忙答应了，要水洗手亲自来撕。贾母道：“你们仍旧坐下说笑，我听着才喜欢。”又命李纨：“你也只管坐下，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样才好。不然我就走了。”众人听了，方才依次坐下，只李纨挪到尽下边。

贾母因问：“你们作什么玩呢？”众人便说：“作诗呢。”贾

母道：“有作诗的，不如作些灯谜儿，大家正月里好玩。”众人答应，说笑了一回。贾母便说：“这里潮湿，你们别久坐，仔细着了凉。倒是你四妹妹那里暖和，我们到那里瞧瞧他的画儿，赶年下能有了不能。”众人笑道：“那里能年下就有了？只怕明年端阳才有呢。”贾母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他竟比盖这园子还费工夫了。”

说着，仍坐了竹轿，大家围随过了藕香榭。穿入一条夹道，东西两边皆是过街门，门楼上里外都嵌着石头匾，如今进的西门，向外的匾上凿着“穿云”二字，向里的凿着“度月”二字。来至堂中，进了向南的正门，贾母下了轿，惜春已接了出来。从里面游廊过去，便是惜春卧房，门斗上挂着“暖香坞”三字。早有几个人打起猩红毡帘，已觉温香拂脸。大家进入屋里，贾母并不归坐，只问惜春：“画在那里了？”惜春因笑回：“天气寒冷了，胶性皆凝涩不润，画了恐不好看，故此收起来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年下就要的，你别脱懒儿，快拿出来给我快画！”

一语未了，忽见凤姐披着紫羯绒褂笑嘻嘻的来了，口内说道：“老祖宗今儿也不告诉人，私自就来，要我好找！”贾母见他来了，心中喜欢，道：“我怕你冻着，所以不许人告诉你的去。你真是个鬼灵精儿，到底找了我来。论礼，孝敬也不在这上头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我哪里是孝敬的心找来了呢？我因为到了老祖宗那里，鸦没雀静的，问小丫头子们，他又不

肯叫我找到园里来。我正疑惑，忽然又来了两三个姑子，我心里才明白了：那姑子必是来送年疏，或要年例香例银子，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，一定是躲债来了。我赶忙问了那姑子，果然不错。我连忙把年例给了他们去了。如今来回老祖宗，债主儿已去了，不用躲着了。已预备下稀嫩的野鸡，请用晚饭去罢。再迟一回就老了。”

他一行说，众人一行笑。凤姐儿也不等贾母说话，便命人抬过轿来。贾母笑着挽了凤姐儿的手，仍上了轿，带着众人，说笑出了夹道东门，一看，四面粉妆银砌。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，站在山坡后遥等，身后一个丫环，抱着一瓶红梅。众人都笑道：“怪道少了两个，他却在那里等着，也弄梅花去了！”贾母喜的忙笑道：“你们瞧，这雪坡儿上，配上他这个人儿，又是这件衣裳，后头又是这梅花，像个什么？”众人都笑道：“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《艳雪图》。”贾母摇头笑道：“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？人也不能这样好！”

一语未了，只见宝琴身后又转出一个穿大红猩猩毡的人来。贾母道：“那又是那个女孩儿？”众人笑道：“我们都在这里。那是宝玉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的眼越发花了。”说话之间，来至跟前，可不是宝玉和宝琴两个？宝玉笑向宝钗、黛玉等道：“我才又到了栊翠庵，妙玉竟每人送你们一枝梅花，我已经打发人送去了。”众人都笑说：“多谢你费心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出了园门，来至贾母房中。吃毕饭，大家

又说笑了一回。忽见薛姨妈也来了，说：“好大雪！一日也没过来望候老太太，今日老太太倒不高兴？正该赏雪才是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何曾不高兴了！我找了他们姊妹去玩了一会子。”薛姨妈笑道：“昨日晚上，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们姨太太借一日园子，摆两桌粗酒，请老太太赏雪的；又见老太太安歇的早，我问得宝儿，说：‘老太太心上不大爽。’因此如今也不敢惊动。早知如此，我竟该请了才是呢。”

贾母笑道：“这才是十月，是头场雪，往后下雪的日子多着呢。再破费姨太太不迟。”薛姨妈笑道：“果然如此，算我的孝心虔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姨妈仔细忘了，如今现称五十两银子来，交给我收着。一下雪，我就预备下酒，姨妈也不用操心，也不得忘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既这么说，姨太太给他五十两银子收着。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两，到下雪的日子，我装心里不快混过去。姨太太更不用操心，我和凤姐倒得实惠。”凤姐将手一拍，笑道：“妙极了，这和我的主意一样。”众人都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呸！没脸的，就顺着竿子爬上来了！你不说姨太太是客，在咱们家受屈，我们该请姨太太才是；那里面有破费姨太太的理？不这样说呢，还有脸先要五十两银子，真不害臊！”凤姐笑道：“我们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，试一试，姨妈若松呢，拿出五十两来，就和我分；这会子估量着不中用了，翻过来拿我做法子，说出这些大方话来。如今我也不和姨妈要银子了，我竟替姨妈出银子治了酒，请老祖宗吃了，

我另外再封五十两银子孝敬老祖宗，算是罚我个包揽闲事。这可好不好？”话未说完，众人已笑倒在炕上。

贾母因又说及宝琴雪下折梅，比画儿上还好，又细问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。薛姨妈度其意思，大约是要与他求配。薛姨妈心中因也遂意，只是已许过梅家了，因贾母尚未明说，自己也不好拟定，遂半吐半露告诉贾母道：“可当了这孩子没福，前年他父亲就没了。他从小儿见的世面倒多，跟他父亲四山五岳都走遍了。他父亲好乐的，各处因有买卖，带了家眷，这一省逛一年，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，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。那年在这里，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，偏偏第二年他父亲就辞世了。如今他母亲又是痰症……”

凤姐儿也不等说完，便咳声跺脚的说：“便不巧，我正要做个媒呢！又已经许了人家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你要给谁说媒？”凤姐笑道：“老祖宗别管，心里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。如今已许了人，说也无益，不如不说罢了。”贾母也知凤姐之意，听见已有人家，也就不提了。大家又闲话了一回方散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雪晴，饭后贾母又嘱咐惜春：“不管冷暖，你只画去。赶到年下，十分不能便罢了。第一要紧把昨日琴儿和丫头梅花，照样一笔别错，快快添上。惜春听了，虽是为难的事，只得应了。一时众人都来看他如何画，惜春只是出神。李纨因笑问众人道：“让他自己想去。咱们且说话儿，昨日老太太只